

■ '93 深圳作家叢書 ■

TE QU SAN NÜ XING SI JIN ZI

特區 三女性·四君子

向同著



海天出版社

(中國·深圳)

序

胡经之

特区文学日益引人注目，不同文学门类各有成就，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还是报告文学。

特区发展的艰辛历程，商海股潮的风云变幻，新旧人物的兴衰浮沉，都在报告文学里得到了较迅速的反映，所以能较快打动人心。但是，深圳的报告文学，写商界、企业界的多，写知识界、文化界的少。当竞争还只是处于原始、野蛮的阶段，知识贬值，文化冷落，知识分子显得无足轻重，少有人写。

王向同的文学成就，主要也在创作报告文学。但向同的报告文学，独辟蹊径，别开新路，集中笔力，专写那些呕心沥血、献身特区的知识分子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，在深圳的文学之林中独树一帜，广受称道。

向同熟悉知识分子。长期生活在文化教育界，从60年代初期走出武汉大学的校园，经过十多年的编辑生涯，70年代又在广西大学任教十年，使他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。到了80年代，向同来了深圳，投身于特区建设，为这里的火热生活所感染，引发了创作热情，就写起报告文学、散文和杂文来了。成功的创作，来源于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和深切体验。向同亲眼看到不少从内地来到深圳的优秀知识分子，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，在特区好似凤凰再生，重又焕发了新的青春，把自己的聪明才智，血汗和生命，全部献给了深圳。向同为之深深激动，忍不住把自己的感受、体验倾注于报告文学，塑造出一群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。

向同先是写出了《笔架山药神》，发表于1988年。这篇报告文学写的是人称“药神”的赵新先带领战友在特区艰苦创业的事迹。这位军中药学家，抛开大城市的安乐生活，毅然来到深圳，住窝棚，当开荒牛，倾注自己心血，创制新药，办起了赫赫有名的南方制药厂，成为全军楷模。这篇作品，虽然主要还是写了主人公的创业事迹，尚未注意深入刻划人物内心，但作者的讴歌，热情至诚，仍能感人。

《火中飞起的凤凰》在1990年发表。这是向同文学创作的里程碑，标志其创作到了一个新水平，受到社会的好评，获得了深圳市的大鹏文艺奖。这篇报告文学写了两对教授夫妇，向同赞之为特区四君子。从事教学事业数十年的周乐群、陈道林这对夫妇，积劳成疾，50多岁上先后都得了不治之症。面对病魔侵袭，将何以处之？他们临危不惧，处世不惊。一方面，积极向病魔斗争，决不低头；另一方面，为争取时间，更加倍献身，让短暂的生命，放出更光亮的火花。生命不息，自强不止，心里想的还是为国报效，多作贡献。替乐群夫妇治病的郭文兴大夫和夫人王雪圃，为了病人，忘了自己，把自己的爱心献给大家，竭力尽心，救死扶伤。围绕着对病魔的斗争，向同的笔触深入到四君子的心灵！不仅再现出了特区知识分子的生态，而且表现出了他们的心态，平凡而崇高的品性。在向同的笔下，知识分子的形象日见丰满了。

在1991年，向同创作了《特区三女性》。这篇报告文学写的是三位献身特区建设事业的知识女性。向同着力于描写三女性的美好心灵，不仅写出了她们的共性，而且写出了各自的个性。“空中欢乐园”电台节目主持沈先，歌舞厅青年舞蹈家高玲、芒果专家、退休副教授杨一雪，都是从外地来到深圳的普通知识女性，她们有同样美好的心灵：对事业，对生活，对深圳的刻骨铭心的爱。一颗善良的心，洒向人间都是爱。这是她们的共性。然而，她们各自又都有个性。不同的人生道路、生活经

历，造就了不同的性格爱好，爱心也有了不同的表现。沈先通过空中电波把欢乐送给听众，献上自己的爱心。为了拯救痛不欲生要去自尽的不幸打工少女，沈先立即找到少女送医院，又接回自己家里疗养。沈先的爱心，终于治好了从不相识的不幸少女的内心创伤。高玲的爱心则倾注于舞蹈事业。为了给深圳观众献上更多更美的舞蹈艺术，她甚至自己用血汗挣来的钱举办独舞晚会。杨一雪的爱心则倾注于为深圳培育新的芒果良种，一心扑在芒果事业上。向同对知识三女性的刻画，为我们展示了特区优秀女性的精神风范。

《命运交响曲》是向同和倪鹤琴合写的报告文学新篇，写的是特区青年知识分子典范魏达志。魏达志的感人事迹，在深圳已近家喻户晓。正当年轻有为，突然身患绝症，双肾功能衰竭。死亡将临，来日无多。面对种种折磨，他决不向命运低头，更加顽强拼搏。忍着病痛，呕心沥血，为特区奉献上自己的多种著作。作者不是停留在事迹的叙述上，而是把笔锋转向主人公的内心深处，触及深层的处世态度、人生哲学：生命不息，奉献不止；驱体易逝，浩气长存。这确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命运交响曲。我看过魏达志送我的文集，读后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。我曾在给达志的回信中说过：中国传统文人所奉行的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，真要做到，已是不易。要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，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这就更难了。魏达志自觉地把有限的个人生命，融入无限的历史长河，争取为人类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，留下一点精神财富。这种精神境界，也是中国文人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。

向同的报告文学，为我们塑造了光彩夺目的特区知识分子形象，热忱讴歌了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宝贵品格和崇高精神：对事业的执著，对人生的热爱，对未来的乐观。无论是三女性、四君子，还是魏达志、刘新先，对事业是那样执著，对人生是那样热爱，这不是一般的、普通的、泛泛的感情，而是人类一种

高贵的感情，深沉持久、刻骨铭心的感情，使人永生难忘。这种对事业和人生的感情，是同对社会未来的充满信心和乐观密切联系着的。向同所写的周乐群，我和他相识较早，来深圳后和他交往较多，深知他的为人，真正是一位敬业而且乐群的君子。不管身处逆境还是顺境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社会责任感，一种历史使命感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有时，受到历史的嘲弄，他的赤诚之心，仍未泯灭。对于特区发展中已逐渐暴露出来的丑恶、腐败，他有抨击，也发牢骚，但对于未来却还是充满希望，相信真、善、美一定会战胜假、恶、丑，未来一定会更美好。这究竟是知识分子的美德，还是病态？向同和我都相信前者。如果人类不是走向更加美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的一切努力会有什么意义？！如今，乐群虽早已逝去，但他的那种乐观精神，仍激励着我们前进。

言为心声，文如其人。向同报告文学对人生、事业和未来的热情讴歌，还反映了向同的平日为人。我和向同交往多年，觉得他是个很有个性的人：待人真诚，充满爱心，永远乐观。和他相交，无须客套，可以坦诚相见，无所不谈，交谈本身就成了一种审美享受。心里无私充满爱，爱事业，爱人生，爱深圳，爱朋友，所以生活饶有乐趣。大家说他活得真潇洒。但什么是潇洒？向同自有解释，曾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：

“我所说的潇洒，就是要乐观、进取，永远向前看。

要自我营造一块绿色的快乐园地，这块园地就在我心中，可以抗拒任何狂风暴雨的侵袭。我想，我的写作也是带着这些乐观精神，即使揭露丑恶，叙述苦难，但归根到底，最后还是要向着光明，向着快乐，为光明和快乐而奋斗。这也是我写作中的主线。”

达观而又乐观，正是向同的这种人生态度，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基调是讴歌崇高，而不是去写知识分子的悲剧或喜剧。显然，向同报告文学之所以要热忱讴歌知识分子的崇高品性和美

好心灵，乃是期待和呼唤中华传统美德能在特区发扬光大，永世长存。

都说到世上来要潇洒走一回，我倒希望有更多的人有向同那样的潇洒。

目 录

序.....	胡经之
特区三女性	(1)
火中飞起的凤凰 ——记特区四君子.....	(30)
命运交响曲 ——记特区模范青年知识分子魏达志.....	(88)
笔架山神药 ——赵新先和他的战友们	(109)

特区三女性

我要向你们报告的深圳特区这三位女性，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巾帼英雄，而是三位普普通通的女人。

我之所以要报告她们，只是因为她们有比普通人更强烈的爱。

诚然，你在特区，到处都可以感受到生活中的爱。你到商店购物，在街上问路，去公园散步，或参加演讲、读书比赛，甚至你扭开收音机，都可以看到甜甜的微笑，听到甜甜的声音。你如果细细品味，这其中，就都带着几分爱意，给你甜甜的爱的滋润。

但我现在要说的，并不只是这种淡淡的随处可以遇到又随即流逝的爱。

不，不是这种淡淡的爱；而是三位女性对生活对事业的刻骨铭心的爱，让你永生难忘的爱。

她们的爱洒向我，也洒向你；只要你同样地用爱去感受，你的心灵就会不由自主地颤动。

啊！这就是爱的共鸣。

亲爱的读者，我要把我心灵中跳动的爱的感受向你们报告，但愿也能引动你们心灵的爱的共鸣。

沈先——

洒向人间都是爱

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
世界就变成美好的人间。

——歌曲《爱的奉献》

每当你打开收音机，收听深圳广播电台“空中欢乐园”播出的节目时，就会听到一种清新爽朗和一种清脆甜美的声音。那说话的就是节目主持人尤山和沈先。

听众不知道“尤山”和“沈先”是哪四个字，便戏称为“游山”和“神仙”。

“游山”和“神仙”出现在深圳的天空中，很快便成了听众喜爱的未见面的朋友。开播两年多，他们便收到听众来信数万封。许多远离家乡到深圳工作的内地人，特别是数十万打工仔打工妹，更是把“空中欢乐园”作为自己的知心人。有的来信说：“听《空中欢乐园》的节目，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快乐的世界，她给我们解除了烦恼，带来了欢乐”。有的来信更赞美尤山和沈先播出的声音，是“冬日的炭火，夏日的凉风，秋日的阳光，春天里的百花之香。”事实上，《空中欢乐园》已成了听众、特别是打工仔打工妹之间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的热线渠道。他们有的为朋友的生日点播《祝福》；有的为恋人点一首《只爱你一个》；有的要调到新地方去，就点一首《友谊地久天长》，《留给这里的朋友》。后来，尤山和沈先应听众的要求，通过电波发出号召，成立《空中欢乐园》听众联谊会。到了星期日，一大早，就有成百成千的打工仔打工妹，甚至还有香港的听众，冒着烈日，赶到荔枝公园“大家乐”广场，等候同未曾见面的朋友“游山”和“神仙”见面，等候着从“空中”而来的联欢。

真人见面，倒出乎听众的意料，大家暗自吃了一惊。

令人吃惊的不是尤山这位男士，而是沈先。

原来，听众们把“沈先”称为“神仙”，固然因为这是谐音，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从空中传来的清脆甜美的声音，使人感受到，她活像一位仙女，活像一位青春妙龄婀娜多姿的仙女。可是，见面之后，听了她的自我介绍，听众们才知道她已经不是一位小仙女，而是已届“知天命”之年的大仙姑了。她的艺名是沈先，本名是沈西艾。

那么，她的声音为什么显得这样青春甜美呢？

我想，声音的清脆，同声带有关，那是属于先天的生理方面的因素；但声音的甜美，却是属于后天的带着感情的色彩。清脆的声音，未必甜美；只有甜美的清脆，才更加动人。甜美的声音是很难假装的。矫揉造作的“甜美”，不但不能让人喜悦，反而会令人倒胃。甜美的声音应该是自然而然的，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美。沈先的甜美声音，被听众称为“神仙”的声音，则绝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植根于她对听众对事业的爱，发自肺腑的爱。就像一位听众来信谈到自己的感受说：你们的节目，你们的声音，给我们“带来了一种爱，带来了一种美！”

也许，你们认为我说得太神秘，太夸张了。不，我说的是事实，百分之百的事实。如果你有怀疑，就请听我说个真实的故事吧！

那是去年四月的一天，尤山、沈先的助手小燕正在认真地一封封拆阅听众的来信。突然，一封沉甸甸的信，夹着一位少女的相片，引起了她的注意。信的开头写道：

沈先小姐：我当“空中欢乐园”的听众已近一年了，可却是第一次给你写信，或许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

这是一位从遥远的外省某山区来到宝安县某工厂做工的姑

娘。照片上，长发撩在胸前，一位典型的朴实、清秀而纯情的乡村少女。她在信中自我介绍说：

我是一个生长在山里的女孩子，88年中学毕业，四分之差使我从师范学校落到重点高中。因家境清寒，我默默地泪别了白发双亲，来到了这个电子厂。幸运的是，因为本来生性怕羞，加上远离父母又怀念学校，我在厂里从不多话，很苦干（其实也想多挣些钱寄回去），师傅对我很疼爱，不久就调到工程部去当质检兼做统计。就在工程部里，我和“空中欢乐园”相识了，她成了平日默默无言的我的知心朋友。我也曾几次写信点歌，但最终都不敢寄去，或许，我太胆小点。

沈先小姐，相信谁都不会愿意听悲剧型的话，但我还是要把积存已久的话说给我心中的“欢乐女神”——您听。我已可以几乎每个月寄100至150元钱回家去（我平时从不多花钱的），今年准备再做一年工，积一点钱回家去，学一点什么。可是，上帝第二次作弄我，不幸的事发生了。

原来，她因为收到家乡一位最要好的女同学的信，要她帮忙找一份工作。她在外出找工夜里回厂的路上，被一位骑摩托车的暴徒奸污了。这意外的打击，使她陷入绝望之中：

以后的一个星期里，我几乎天天躲着人哭泣，也想去死。可是，爸爸妈妈都近40岁了才生我和弟弟，现在爸爸又很多病，弟弟刚上高中读书，我不能死啊，每个月家里都等我寄钱回去。我想等弟弟有能力养家了我再……。半月后，我忽然收到电报：“父病速归”。爸爸是我心中的圣神，我心撕裂一般。请了假，匆匆赶回，第一次团聚，带着心中谁也不知道的苦衷，我和父母哭了好久。我把做工挣来的350元全部交给了爸爸。在家的几天，我拼命地干活，挖地。我不在家，父母多么劳累啊。人家

父母五六十岁都不下地了，可爸爸妈妈为了我和年幼的弟弟，却一直劳累着。回厂后，我还沉浸在与双亲告别的痛苦之中。可是我却忽然头昏，想吐，几天如此。想起上个月没来月经（当时没注意），我马上意识到什么，顿时如晴天霹雳，我睡了整整两天……沈先小姐，我真不敢想，这次回家竟会是上帝安排的与父母亲人的最后一次告别，也不敢想像白发苍苍的父母听到我死后的情景……

这时候，她有苦没处诉，就把死前一个最后的愿望告诉沈先。她在信的最后写道：

沈先小姐：也不知为什么我会告诉您这些，只是近一年来，您那亲切、柔美的声音刻在我心中，我就当告诉了姐姐一样。现在我好象平静了些，因为我选择了死（本也想过去医院，可到哪儿去找？我谁也不认识，也想过随便嫁一个人，我会好好待他，可谁那么傻？）这本是命运，我亦无法。沈先小姐，给我点一首歌好吗？《难解的迷幻》，《情魔》中的。请安排在四月份播出。我每天都在听着、盼着……秋风欲收我艳骨，明月几时伴我回故乡……沈小姐，我会像百花魂一样，永远祝你美丽，幸福！

苦命人：××

这苦命人就像是山野间的一棵无依无靠的小草，请允许我隐去她的真实姓名，暂且称她为小草吧。小草的哀诉震动了小燕，小燕不敢迟延，立即拿着信向沈先和尤山报告。眼看着小草随时都可能往悬崖下跳，一分钟也不能耽搁；救人如救火，尤山和沈先又立即向台长和总编请示。在电台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，沈先带着小燕，第二天清早便驱车前去寻找小草。

汽车出了二线关口，经过S镇，转入曲折的道路，终于在

山坡前找到了那间电子厂，又经多方查询，才找到小草。

沈先向厂方交涉，声称要借用小草进城采录节目，并代她向厂方请了假。小草刚听到沈先的呼唤时，感到既熟悉又陌生，因为她不敢相信眼前的就是她日夜想念的沈先；在她的心目中，沈先那清脆甜美的声音，分明是一位姐姐，可现在看到的，竟是一位比自己的母亲还要慈爱的母亲。而小燕则是一位亲切的姐姐。她做梦也没想到，在这远离双亲的异乡土地上，在自己正决心离别人世的时候，竟有两位素未谋面却胜似母亲和姐姐的人，专程前来探望自己。当她确认面前的人就是沈先，再听到那早已听惯的清脆甜美的呼唤时，所有的委屈和酸苦又一齐涌上心头。在众人面前，她尽量克制着，可一进入汽车，泪珠儿就像缺堤的潮水一般涌了出来。在车上，她聆听着一阵阵充满爱的温馨的声音，把那郁结在胸的绝望情绪慢慢溶解了，随着泪水排泄了。她忽然觉得这人世上还是有好人，有许多值得留恋的东西。沈阿姨和小燕姐姐要带她回深圳，替她作手术，她感激地答应了。

汽车要经过二线关口，进入特区，但小草没有边境通行证。当守关战士和边检领导看了电台的证明信，知道她的不幸遭遇后，立即破例开放绿灯，让她进入特区。

在关键的时刻，深圳到处都流溢着同情和爱，就像一个永不沉没的爱之湖。当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和领导得知小草的不幸遭遇之后，一个个热诚地伸出了援助之手，决定免费为她施行手术。

手术在认真、细致地进行。沈先和电台总编余构文在手术室外耐心地等候着。小草顺利地从手术室出来，沈先急忙迎过去，慈爱地搀扶着她。她们走出医院，来到街上。那天，还是春寒料峭，细雨濛濛，凉风簌簌。细心的沈先，感觉到小草像是微微发颤，便立即把自己身上的外衣脱下，轻轻地披到她的身上。

沈先把小草带回自己的家中，安排她在自己家中静养。

沈先一家是从上海来的。她早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，分配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，参加了上海电视台的筹建，并成为第一任节目主持人，后来又回到上海戏剧学院任教，几年前调来深圳广播电台。数十年如一日，她把自己的心血，把自己的爱，默默地奉献给自己的学生，奉献给自己的听众。她的丈夫王导是深圳电视艺术中心的编导，女儿小王则刚从大学毕业不久，现正在市人民医院当医生。在这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，难得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嫌弃这个从山里来的陌生的“打工妹”。平时，一般来说，谁也不大喜欢外来人加入自己的家庭，即使是亲戚朋友住几天，也会感到有种种不便。有的人情愿出钱安排亲友住进招待所，也不愿把他们带回家来住。现在，沈先却把一个从未见面非亲非故的听众带回家来，丈夫和女儿不但二话没说，而且都同妻子和妈妈一样，同心协力伸出援手。他们一家住的是两房一厅，并不特别宽敞；小王就像姐姐一样，拉小草住在一起。短短几天，小草变成了这家庭中新的一员。这一家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女儿亲妹妹一样，同她无话不谈，悉心照料她休息，做好吃的给她吃，送衣服给她穿，从精神到物质医治她的创伤。

小草的精神恢复之后，她们又带她到深圳街上游玩。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，第一次看见这样高耸的楼群，这样夺目的色彩，这样奇妙的世界。原来世界是如此美好，如此可爱。她庆幸自己遇到了贵人，获得了新生。

她要回工厂了。临别前，她留下一封信，写下了自己的心声：

沈阿姨、王老师、还有小王姐姐：

夜已很深了，可我总是睡不着，一次又一次地抱着姐姐的布娃娃，摸着那从未见过的圆蚊帐。明天，我就要离开这儿了：

一个造就、哺育了第二个新生的我的家。沈阿姨，我好想哭，在您面前哭一场。可是哭什么呢？太高兴了？太激动了？反正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，姐姐回来了。（注：小王是在医院值夜班回来。）

今天的早晨很美，我就要走了（当然我还会来的）。很想再说些什么，再做些什么，可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又能做什么？昨晚姐姐回来了，我很想跟姐姐说一会儿话，可一句也没说出来，我怕会哭出来，姐姐一定很疲劳了。姐姐，我走了，你会想我吗？我很想你的，还有布娃娃，圆蚊帐。

在姐姐的布娃娃的肚子里（袋子里）有50元港币。可是千万别生气。你们救了我，像爸爸妈妈姐姐一样照顾我。深深的恩情，50元港币能代替得了么？这是一个工友上次来看我时给我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用它。别为它生气好吗？

千言万语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字写得不好，但我会练得更好。以后，我会加倍努力生活，热爱生活，并努力学更多的知识。

这是个美丽的早晨，伴着微微晨风，给你拜个早安，并致一个永恒的祝福！

小草带着美好的回忆，永恒的怀念，离开了沈先的家。但是，她的心没有离开她们；在她的心目中，这里已是她新的家，沈先胜似她的母亲。她的一切愁苦和欢乐，都要告诉沈阿姨。她后来不仅来探望过沈阿姨，而且写信向沈阿姨倾诉自己的感情。譬如，在一次来信中写道：

沈阿姨：您好！请代我向尤山和小燕他们问好！

您给我播放的歌都收听到了，厂里也有一些人在听，他们都为我高兴。对了，沈阿姨，我们听广播连续剧《0的蜜月》，都等急了。每听完一次，就叹着气：‘哎，又要等一个星期了。’

沈阿姨，厂里人都喜欢“空中欢乐园”，特别是厂里的搬运

工，谁也挡不了。每逢有“空中欢乐园”或连续剧播出，哪怕再多货，他们都会尽所有力气，拼命提前搬完，换取来工程部呆一个小时听广播的权利，每当看见这让人既高兴又心碎的场面，我就忍不住泪水。他们全都是从外省农村来的，没有什么文化，甚至讲话也讲不顺，但懂理，善良，有一颗标准中国式农民的心。当“空中欢乐园”念到我的名字时，他们都为我欢呼。这时候，我是最幸福的人。

……我最渴望晚上，只有晚上我们工人们才属于自己，什么工作、烦恼都没有，静静在床上，或看书，或写东西，或低思。

沈阿姨，我想你，知道吗？我永远忘不了您为我盖被子，轻声地关照我睡觉；忘不了您为我挟菜，叫我吃饱；忘不了您扶我走路，慈爱地要我走好；更忘不了90年4月23日下午4时，在凉飕飕的风雨中，您搀扶着我，为我披衣、为我拦车的情形。沈阿姨，只有这时，我感觉到我好小好小，又想哭又想笑，被一种爱保护着。母亲从来没有这样，或许这是母亲的最大遗憾。但我深深地知道，母亲本来就脾性坏，又受环境的影响（我不是说她坏话或怪她的）。沈阿姨，我想您，也很喜欢您，想哭，又想笑，只是都是泪，难怪有次母亲“骂”我，别无他长，最能干的就是泪。但我的泪不一定是咸苦的。沈阿姨，我说这么多，您会怪我“自作多情”吗？祝您

永远美丽！

这是一位听众写给节目主持人的信，是一位少女发自肺腑的声音。这里述说了小草对沈先刻骨铭心的爱；这是小草对沈先的爱的反馈。亲爱的读者，我所看到的沈先是很平凡很朴实的，她从来不肯多说自己，不肯说自己是怎样想的，怎样做的，做了些什么；而只是说自己做的都是应该做的。然而，从小草的经历和爱的反馈中，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她是怎样把自

己的心血倾注到她所主持的节目中，以致引起听众的共鸣，解除听众的烦忧。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，她贯彻在日常工作中的对自己的听众无微不至的挚诚的爱，是怎样流进听众的脏腑，她那清脆甜美的声音，是怎样滋润着听众的心田。她那声音里的爱意，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。她那声音里的爱意，是无数听众可以感受，绝对无法掺假的。

沈先的爱心，又唤起了更多人的爱心。

譬如，小草离开后不久，沈先又接到一封陌生人的信。原来是小草为之找工作的那位女友已到了宝安的一间工厂。她在信中称沈先为恩人；因为她救了她的好友。她又说：“如果当时小草真的去了，说不定我也要随她一起去。”最后，她在信中写道：

就像我们农村的老人讲的一样，“前世积了德”，遇到您们这些好人，××讲，您比她的父母亲更好。她得到母亲的爱是那样少，而您却温暖了她的心。她怎能不感怀呢？

沈阿姨，您们这么多好人救了她，我不知该怎样感激您们。我曾一度认为世界是丑陋的，阴沉的；可您们的所为令我改变了我的观点。俗语说：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可是我连一颗水珠都没有，我怎样才能回报你们的救命之恩呢？我希望，我也能尽上自己一份力，像您们这些充满爱心的人一样，给别人带去那怕是微薄的一分温暖。

写得真好！爱心比物质更崇高。真正的爱只能用爱来回报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一份，让爱把我们沟通，联系在一起，那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该是多么美好！

沈先！我羡慕你们，钦佩你们，你们是深圳最富有的人之一。在物质生活上，你们虽不算富有，但在精神生活上，你们却远胜于某些百万富翁。那些利欲熏心，靠权势、贪污、受贿、